王津：让故宫钟表“起死回生”

文 / 王茂琦　雅昌艺术图书

2016 年初的一部纪录片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为我们揭开了故宫文物医院的神秘面纱，无数个默默无闻的匠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
16 岁入故宫工作，在故宫 40 年之久，修复钟表 300 余座的钟表修复师王津，经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播出后，红遍大江南北。他匠心谦逊、儒雅朴实。当我们看到明清两朝的皇帝收藏的鎏金古钟表，在古老又安静的故宫里重新发出了清脆的鸣响，一种感动油然而生。

就在 5 月 13 日，雅昌艺术中心邀请到了王津老师来为我们讲述“故宫博物院藏古钟表的修复与保护”。

掸去尘土，遇见故宫钟表的前世今生

故宫现藏钟表 1500 余件，年代跨度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初，其中尤以乾隆时期的藏品为盛。宫藏钟表中包括中国钟表和欧洲钟表。中国钟表由当时清宫做钟处以及广州、苏州制造，欧洲钟表则由英国、法国、瑞士、俄罗斯等国制造。其中英国钟表尤以造型美、变化多、数量大为著。

钟表好修，古代钟表可并不好修，难的甚至要

断断续续修一年，相对简单的修复也要持续几个月。拍照记录、定制方案、拆卸、除锈、锉削、钻孔、补齿、焊接、装配、调试……每件钟表都各有各的待解难题，要历经以上各种程序，直至被唤醒重新运行。

“手是天天带着煤油味儿，有时候煤油烧得手脱皮。”

“有时候修复一个钟表，拆螺丝就要拆一个多月。”

王津老师在讲座上描述修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他强调钟表修复不仅需要高超的技艺，也需要耐心和专注。此外，钟表修复师都要遵守着“不改变文物原状”的原则。文物钟表可小修就小修，要大修就必须大修，在尽量少补配零件的情况下，使钟表恢复机能，既保存岁月在时计上留下的痕迹，又要保证钟表机件原本的机能不至于流逝太快。

新时代听到旧时光的声音

在经过对故宫院藏英国钟表、瑞士钟表，法国钟表、清宫做钟处钟表和广州钟表修复案例的解读后，王津老师播放了《瑞士魔术人钟》的视频演绎。讲座现场安静得犹如在故宫里般。

随着播放键的按下，钟表顶端的小鸟开始了鸣叫，叽叽叽叽，七音俱全，清脆悦耳，仿佛在清晨的森林里。小鸟的喙、脚翅、尾分别动了起来。鸟脚下的转球与圆形转花盘也匀速转动，在中间的金色大门缓缓打开——魔术人出现了。他手执两个金杯，一上一下，杯里一下出现红球，一下出现白球，一下又什么也没有了。此时，魔术人面前的金盘里，时而小鸟飞出。整个钟表的演绎让人目不暇接，叹为观止。

要知道，这是几百年前的机械工艺。不难想象，当这座《瑞士魔术人钟》在道光皇帝眼前“活起来”的时候，他是有多么的欣喜与惊叹。

在徒弟亓昊楠的辅助下，王津前后花了有一年多的时间，经过六个部分复杂的维修后，才把这座钟修好，让今天的我们有机会借由古钟表，与先人“对话”。

择一事，终一生

明清两朝的皇帝都十分喜爱钟表，现今故宫钟表馆藏过千，修缮与定期保养维护需要一代代人共同完成。王津老师在讲座的一开始就介绍了古钟表修复的传承谱系。第一代传承人徐文磷，第二代徐芳洲、白金栋、马玉良和陈浩然，第三代秦世明、王津、齐刚，到了第四代就是亓昊楠。

虽说故宫修复与保护文物钟表的技艺已经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但如今愿进宫与一堆积灰的钟表及其零件打交道的年轻人，是少之又少。

正是因为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纪录片走红，社会才渐渐关注到了故宫钟表修复，也越来越多的人来应聘做故宫钟表修复师。

在王津老师经典式的笑容下，他说道：“以前就我们俩人，办公室里除了滴滴的钟表声和打磨零件的声音，就真的没什么声儿了。现在我们组有五个成员了，还有一个女孩儿，热闹多了！这样的氛围真好！”

当听众问王津老师，他是为什么会选择钟表修复，以及他的徒弟们为什么要选择钟表修复时。他温暖地回答道：“喜欢，就是喜欢这个。”

因为喜欢，就能为一件事倾其一生。真的没有比这个更真实质朴而感人的原因了。这大概也是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王津老师的原因吧。

王津老师感叹到，故宫钟表院藏甚多，一辈子也修不完。要知道，故宫博物院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钟表院藏。作为西方世界叩开神秘东方古国的敲门砖，很多康乾时期收进宫中的西洋钟表，都是为取悦中国君主而专门设计的，绝无仅有。

由于钟表需要持续维护，钟表的修复技艺也就成了故宫博物院里代代延续、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也正是这种使命感，促使着王津老师继续用修复技艺坚守“时间的永恒”。